

子非韩

评析本话
白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评析本话 韩非子

主 编 王 宁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评析本白话韩非子

王 宁 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4229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875 字数:189 千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000 册

书号 ISBN 7-81004-497-4/B·53

定价:5.90 元

评析本白话韩非子

主 编 王 宁

副主编 王贵元 叶桂刚

评 析 王煦华

翻 译 叶 青

审 校 周自强

序

古书今译的工作，近年来经一些先辈师长的提倡，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也有一些专家身体力行，亲自执笔来从事这项工作，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译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对这一工作的不同看法仍然是存在的：古书是否有必要今译？能不能今译？仍有一些人持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说，历史上的文献典籍中积淀很深的文化内涵，绝不是通过简单的文言和白话的语言转换就可以传达尽的。而且，文言和白话虽然都是汉语，但却是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有了很大差距的不同时代的语言，要想完全对等的转换其实办不到，即使是水平再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语义上不得已的失落与添出也难以避免。读译文，总不如读原文更好。而从现实的情况说，如今社会上的古书今译的确非常杂乱，选材不问精华糟粕，译者不论对典籍是否进行过钻研，突击应付之作确实有之，有些译本或难点随便跳过，或成段删除原文，或随意编造译文——这种情况使一些学者颇为担心，直怕滥译下去会大量浪费纸张，无谓地消耗读者的精力，甚至贻误青年与热情的读者。

面临上述问题和分歧的存在，我们在接受广播学院出版社关于十三经与诸子的白话全译这一选题约稿时，曾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先秦（一部分已是魏晋）时代的经书与子书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过权威影响的典籍，其中大部分典籍历代学者都有讲述，出现了不少集大成的注本，又有大量训诂材料与之相应，翻译的依据不愁没有。但是，这些典籍文化积淀极深，相当一部分涉及典章制度、古代习俗的词语译文难以下笔，校勘、辨伪、诂训等问题还有一些未能定论，译者如无一定的积累，要读的参考文献是相当多的。诸子的问题还不只是文字诂训

问题，涉及古代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技……等专门问题，有些专门问题一部典籍里就涉及多种，领域极为宽泛。而且，熟悉经、子训诂的人都有体会：历代注家在选择注点时，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用专家的眼光来选择的，而他们认为不需注解的，有些对现代人仍很难理解。其实，有些注家对疑难问题也有“绕着走”的时候，何况，也有的典籍注解很少或没有注解，一部分难点可资借鉴之先期成果难以找到，一些典故的典源，一时也很难查到，不敢妄加译文。既要全译，上述问题都无法躲开。有一部分典籍和一部分典籍的某些章节是首次翻译，正反面的启发都没有，全靠统观全书、参考同时代、同作者的其他著作来理解。这些困难，曾使我们不敢动手来作这一工作。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对十三经与诸子的白话全译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人把古书的白话全译工作称为“普及工作”，其实，象十三经和诸子这样的典籍，即使译成白话，也不会被一般人当作普及读物来读的，这种白话译本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恐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需要通过经书和子书获得历史的借鉴而又找不到充裕时间通读艰深文言文的研究者作参考，在他们对典籍的原貌和全貌有所了解后，再来精读自己所需的那一部分。这样作，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和挂一漏万，另一方面，是使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对中国古代文献比较有兴趣的读者免去被文言文阻隔的困难，直接接触到经书、子书的全文，更快地提高文化素质。我们不能要求全社会都普及文言，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大量读文言作品，但了解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提高几代人的文化素质又势在必行，古书今译或能在某些方面对此起到一定的作用。何况，现在的今译，尤其是全译，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缺乏，这一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至于译文能否周全地反映历史文化原貌、全然消除时代的文化隔阂问题，我想如果双语翻译，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译可以部分地消除东西方异民族的文化隔阂，同一民族的时代隔阂恐怕不会更有甚者！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译文的准确度有不足这处，只要继续努力，是可以得到逐渐的改进的。严肃的翻

译多了，粗制滥造的东西便会自然淘汰；不成熟的翻译如不继续改进，也会被更好的译文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出一些昙花一现的译本难以避免，不能认为是浪费纸张。

我们这次约请的译者、评介者和审校者，在上述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这是译、校、评介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的保证。

这里，我们还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 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和《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用世界书局原版重印本)为主要底本，说法有分歧的尽量选择一种公认正确的结论。实在难以确定的，一般以上述两部书及其训诂为准。十三经句读有疑难的，以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句读为准。不合以上三书之处，一般都加注说明，只有赵守正先生译的《管子》因所取底本为《四部丛刊》本，同时参照其他注本作过勘正，因此，原文与《诸子集成》不合之处较多，译文没有一一加注。

(二) 本书绝大部分是新译，其中少部分在征得作者或代理人的同意后，选用了一些现成的译文(这部分在译者名字后用了“原译”字样)。这部分译文的选入大约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选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早年译文，以便吸取当时的翻译经验，例如高亨先生所译的《商君书》和《老子》，都是从早期译本中辑录的，杨伯峻先生所译的《论语》、《孟子》，我们是从他著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第一次修订本上辑录的。二是选了一两部有影响的首次全译本，例如沈玉成先生译的《左传》、赵守正先生译的《管子》。三是在众多同一文献的译本中，选了几部有经验的作者的较新译作，例如黄寿祺、张善文先生译的《易经》、王世舜先生译的《庄子》和杨柳桥先生译的《荀子》等。这些译文在辑录入本书时，都经过一番统一体例的整理工作，并对译文作了不同程度的重新校订。

(三) 为了尽量使译文合乎要求，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1) 一律采用直译。从体现原著精神说，意译比直译更有利。但意译容易出现主观随意性，掌握起来有一定困难。我们是第一次对“十三

经”和“诸子”这样重要的典籍进行全译，经验不够丰富，积累还嫌不足，直译更便于忠实原著

(2) 译文不能足意或原文词语内涵较多难以择定译语的，另加必要的注释。本书注释是译文的注释，不是对原文注释的摘取。

(3) 译文一律不跳过词、句、段、章，实在难以翻译的词、文句和典故，采用阙疑的作法，加注存疑，使读者了解，并有利于专家师友指正。

(四) “十三经”与“诸子”中，都有一些典籍是不宜进行今译的。例如《仪礼》和《周礼》中有关典章制度和官职的名称，本身带有特定的含义，不可能有与之对应的现代汉语。又如《尔雅》，本是一部保存故训的“小学”专书，本来就无法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但是为了真正作到全面介绍“十三经”与“诸子”，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仪礼》和《周礼》中的一些带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一般采用译文直出原词语而另加注释的方法以示其意。《尔雅》则仅用现代汉语转换训诂体例以明确训释词与被训释词的关系，另对一部分义训的训释词语改用现代汉语加以表述。被训释词一律不译，个别引文适当加注。

(五)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只印译文、不印原文的办法。这是因为，我们作为底本的《十三经注疏》和《诸子集成》发行时间都还不长，很多读者手中已经有了，不印原文，对多数读者说来，可以减轻一些购书的负担。在本书出版之后，是否需要在再度进行校订、修改后，另出文白对照的注本，这恐怕要根据今后的情况而定了。

这次的工作，是文字训诂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哲学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和中国通史各领域作者的合作。为了培养人才和将这项工作长期延续下去，评析者和译者中，都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而审校者则多半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和有经验的专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作者对典籍的熟悉和理解还有不足之处，但大家严肃认真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本书的几位责编，曾为了约一部译稿或请一位作者冒着酷暑跑四五

趟郊区；有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写的札记比译文要多出几倍；许多审校的先生严格要求译者，审校稿被退回几次的不是一部两部，而译者从未不耐烦过；有些审校者与译者在一起切磋难点的译法，常常直到深夜……

尽管如此，限于我们的功底、水平，加之经验不足，本书的问题仍会很多，今后的校订修改任务还很大，我们诚恳地希望听到专家、师友和读者的批评。

王 宁

一九九二、三

目 录

评 析	(1)
初见秦第一	(14)
存韩第二	(17)
难言第三	(20)
爱臣第四	(21)
主道第五	(22)
有度第六	(24)
二柄第七	(27)
杨权第八	(29)
八奸第九	(33)
十过第十	(35)
孤愤第十一	(44)
说难第十二	(48)
和氏第十三	(50)
奸动弑臣第十四	(52)
亡征第十五	(58)
三守第十六	(60)
备内第十七	(62)
南面第十八	(64)
饰邪第十九	(66)
解老第二十	(70)

喻老第二十一	(83)
说林上第二十二	(89)
说林下第二十三	(96)
观行第二十四	(103)
安危第二十五	(104)
守道第二十六	(106)
用人第二十七	(108)
功名第二十八	(110)
大体第二十九	(111)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112)
参观一(113)必罚二(113)赏誉三(113)一听四(114)	
诡使五(114)挟智六(114)倒言七(114)说一(115)	
说二(117)说三(121)说四(122)说五(124)	
说六(124)说七(125)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126)
权借一(126) 利异二(126) 似类三(127) 有反四	
(127)	
参疑五(127) 废置六(127) 庙攻(128) 说一(128)	
说二(129) 说三(131) 说四(133) 说五(134)	
说六(135) 说七(137)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138)
一(138) 二(138) 三(139) 四(139)	
五(140) 六(140)	
说一(141) 说二(142)	
说三(146) 说四(149) 说五(150) 说六(153)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154)

一(154) 二(155) 三(155) 四(155)	
五(156) 六(156) 说一(156) 说二(158)	
说三(159) 说四(161) 说五(162) 说六(164)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165)
一(165) 二(165) 三(166)	
说一(166) 说二(171) 说三(174)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179)
一(179) 二(179) 三(179) 四(180)	
五(180) 说一(180) 说二(182) 说三(184) 说四	
(186) 说五(187)	
难一第三十六.....	(189)
一(189) 二(190) 三(191) 四(193)	
五(193) 六(194) 七(195) 八(196) 九(197)	
难二第三十七.....	(197)
一(197) 二(198) 三(198) 四(199)	
五(200) 六(201) 七(202)	
难三第三十八.....	(203)
一(203) 二(204) 三(205) 四(206)	
五(208) 六(209) 七(210) 八(211)	
难四第三十九.....	(211)
一(211) 二(212) 三(213) 四(214)	
难势第四十.....	(215)
问辩第四十一.....	(219)
问田第四十二.....	(220)
定法第四十三.....	(221)
说疑第四十四.....	(223)

诡使第四十五	(228)
六反第四十六	(231)
八说第四十七	(236)
八经第四十八	(241)
(一)因情—曰收智	(241)
(二)主道—曰结智	(242)
(三)起乱—曰乱起	(243)
(四)立道	(244)
(五)类柄	(245)
(六)参言	(1063)
(七)听法	(247)
(八)主威	(247)
五蠹第四十九	(248)
显学第五十	(258)
忠孝第五十一	(264)
人主第五十二	(267)
饰令第五十三	(269)
心度第五十四	(270)
制分第五十五	(271)

评 析

一、韩非的生平及其著作

韩非，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他口吃，不善于说话，而善于著书。

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才学超人，李斯自以为不及他。韩非虽曾师事荀卿，可是他没有继承荀卿儒家的思想，而是“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和发展法家的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的一个国家，韩非眼看韩国日趋衰弱，多次上书向韩王进谏，希望韩王安能变法图强，但都未被采用。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这些著作流传到了秦国，秦始皇读了他的《孤愤》、《五蠹》，大为赞赏，发出了“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由此可见秦始皇对韩非的仰慕和推崇的高度了。秦始皇不知道这二篇是谁所作，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所著的书。为了能见到韩非，秦始皇急切地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起初不任用韩非，到了这样危急的时刻，于是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见了韩非，大为高兴，但未加以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最终是为保存韩国着想，而不为秦国合并诸侯着想，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长期留着不用，以后还是要放他归国，这是自留祸患，不如用罪名把他杀掉。”秦始皇听了，以为说得有理，就把韩非交法官

审讯。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使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但不让他进见。秦始皇后来懊悔，使人赦免，但已死在狱中。韩非一生事迹，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的。《史记·韩长孺传》说：“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骀田生所。”这《韩子杂家说》或即今所传的《韩非子》。起先称为《韩子》，宋以后的刻本，才开始用《韩非子》这一书名。《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的阮孝绪《七录》（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以为是刘向《七录》之误。）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无残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所列佚文，大都见于五十五篇，乃王氏一时疏忽，误作佚文。这些佚文，也有见于他书的，则似类书删节改削或引他书而误题《韩子》而造成的。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以为韩非著书三十余篇，号曰《韩子》，不知他何所据。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以为有两种可能：①“《初见秦》诸篇由后人所续”；②“唐本缺卷”。我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三”为“五”之形讹。这都是推测，无材料可以证实。又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韩非子》十二卷，明正德间刻本。……严时泰序云：“其书凡十有二卷”，今此本正作十二卷，考卷十二为《外储说左》第三十三，尚缺二十二篇，八卷。严序不见有改窜痕迹，疑时泰所据为残本也。”如正德本所依据的祖本，即司马贞所说的三十余篇本，则此当为孙星衍说的“唐本缺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子》五十五篇，本之刘向据中秘之藏编录的《别录》，因此今五十五篇，当即刘向校定的篇数。但这五十五篇，是否都是韩非所作，学术界意见不一，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初见秦》和《存韩》两篇，更是众说纷纭，梁启超、胡适、容肇祖、刘汝霖等以为不是韩非所作。邓思善、高亨、张心澂、陈奇猷等以为是韩非所作。没有定论。《韩非子》各篇的真伪，认为其中靠得住的韩非真作最少的是胡适和容肇祖，胡适以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

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容肇祖则认为：“确为非所作者，为《五蠹》与《显学》，”思想与韩非合而又有旁证足证为韩非所作者《难》四篇、《孤愤》，“从学说推证为非所作者，为《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八说》、《忠孝》、《心度》、《定法》篇”（见《韩非子考证》）。

梁启雄和陈奇猷师则和胡、容相反，认为《韩非子》各篇大都是真的。梁以为见诸《史记》的十篇，当是韩非的真作。《解老》、《问田》可能有别人的著作孱入。《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等九篇，思想文字都和其他各篇有所不同，是否伪作难以断定。其余三十四篇，大体都象韩非本人的作品。（见《韩子浅解》）陈奇猷师则以为除《人主》与《制分》两篇，因文势与各篇不类，谅不出于韩非之手外，余均与韩非思想相合。（见《韩非子集释》）

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真伪的辨别，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是由于《韩非子》各篇真伪的考辨，现在还处于开始阶段，不同的看法还只是些没有经过严格考辨的意见，很粗疏，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证，不能使人信服。因此《韩非子》各篇的真伪，还需作大量深入艰苦的考辨工作，才能把它彻底考证清楚。

《韩非子》的注释，最早的是后魏刘昉注（见《魏书·刘昉传》），已佚。混入正文的大字注，疑即刘昉的注文。唐朝尹知章作的注（见《新唐书·艺文志》），也已佚去。元何衍《校韩子序》中所说的李瓚注，“汙尽为削去”，也已不存。但今《韩非子》中所存之小字注，可能出于李瓚。何汙自己则与许谦考辨，略加傍注。明万历年间门无子（明人凌濛初、赵世楷以为即陈深。则陈深序中所谓“姓俞”者之“俞”，当即“余”也。）作的《韩子迂评》，“取何氏注而折衷之”，则《迂评》中所存何汙傍注，也不完全是原文。至其评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大抵皆学究八比之门径，又出许注之下”，没有什么价值，凌濛初本对

“何氏所载傍注，间有漏遗，窃不自量，从而折衷之”，可见凌本中的何氏傍注，也经过“折衷”而不完全是原文。王道焜本则采选了赵用贤、陈深、张榜、杨慎、孙钜、茅坤、刘辰翁、王维楨、陈仁锡、焦竑诸家评语。清光绪中，王先慎以过去各本“其注不全备，且有舛误，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诸说，间附己见，为《韩非子集解》一书”。王先谦说此书“订补网伪，推究义蕴，然后是书厘然可诵。”这标志着韩书的校注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国八年武昌铅印了尹桐阳的《韩子新释》，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在王氏《集解》的基础上，陈奇猷师，以二十余年之力，作成《韩非子集解》一书。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它不仅在蒐辑和考订上比《集解》丰富和精确，就是校注方法也较《集解》提高了一步。在蒐集上，它收集了约九十家校注的丰富材料。在考订上，取舍谨严，几乎每条有自己的案语，这些案语不仅抉择别家的校注，而且有自己独到的精确见解。在方法上，他注意结合到韩非的思想体系来进行校注，突破了传统的考据方法。总之，《集解》是一部以考订见长，供专家研究韩非著作的专著，但仍有疏漏处，需作进一步的考订。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的《韩子浅解》，是一部功力很深，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并有新见的新注，补《集解》之不足，有助于读者了解文义和韩非的思想。

日本有关《韩非子》的注，不下数十种，最著者有蒲阪圆《增读韩非子》、物茂卿《读韩非子》、松皋圆《定本韩非子纂闻》、太田方《韩非子翼龔》、依田利用《韩非子校注》、津田凤卿《韩非子解话》、藤泽南岳《评释韩子全书》、冈本保孝《韩非子疏证》、松平康国《韩非子国字解》、兴文社《韩非子讲义》、宫内鹿川《韩非子讲义》。

今存《韩非子》刻本，以宋乾道元年（1165）黄三八郎印本为最早，最佳。清乾、嘉间，黄丕烈、顾广圻见到两部这个本子，一为李书年藏（后归张古余）原印本，一为述古堂影钞本。两本皆有缺漏，黄氏即以两本参校补足，顾广圻则觚勘数过，作《韩非子识误》。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全椒吴鼎据以影刻，《识误》附在书末。吴氏将此书与《要